

生命的底色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

◎ 颜炳罡 著

第二辑

与其他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系多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

山东友谊出版社

生命的底色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

第二辑

◎ 颜炳罡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底色/颜炳罡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1
ISBN 7 - 80642 - 833 - X

I . 生... II . 颜... III . 儒家 - 研究 IV .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6656号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 (第二辑)

生命的底色

颜炳罡 著

出 版: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755 2098756
 发行部 (0531) 2098035 (传真)
发 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mm × 228mm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80642 - 833 - X
定 价: 2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策划说明

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天赋才能，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焚膏油以继晷，独兀兀而穷年”，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其造诣渐臻纯青，在学坛颇有影响，甚至名及海外。但是，他们的成就却少为普通读者所知晓。所以，让高雅的学术走出殿堂，甚为必要。然而，博士生导师的专著和大块文章，多以思辩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旁征博引而著显，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自由的阅读渐成时尚，让学者的思想、智慧与读者的需求近距离链接，成为我们策划本书系的初衷。与其他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系多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所截取的文字有章节、有片段、有三五语句，重新编排，再成系列。其长者如随笔，短者如小札，如散文诗、箴言录。……读者随意翻读，必有启示心智、陶冶性情之益。

这是本书系的第二辑。

引 言

生命，是一何等神圣、崇高的字眼。关怀生命、珍惜生命、呵护生命是人类一切文化系统共许的价值观念，而漠视生命、残害生命、毁灭生命为一切人类文化所诅咒、所唾弃。从“君子远庖厨”到“绿满窗前草不除”，儒家学者让人常存“怵惕恻隐之心”以“见天地造化生意”，心中常留一念生意在，天地间就会多一分绿色。

生命固然可贵，但这并不表示蝼蚁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可以同尊。儒家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原则，对亲、人、物以亲、仁、爱作层次的分疏，如果没有这一层位的分疏，就会陷入墨家的兼爱和西方现代所谓的生命至上主义，陷入只知“理一”，而不知“分殊”，陷入梁漱溟所说的矛盾：“譬如以爱人爱物这个道理顺着往下推去，必至流于墨子的兼爱、基督教博爱的派头；再推就到佛家的慈悲不杀；再推不但不杀动物，也要不杀植物才对；乃至一石一木也要不毁坏他才对；那么，这个路你怎么走呢？”^①是的，这个路走不下去！如果这样，素食主义者也将无食，真是“充仲子之操，则蚓之而后可也。”如果一石一木都不能毁坏，世界只能是一个完全荒芜的自然状态，也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必要。

虽然从植物到动物，由动物到人类，不同的生命形态有着不同的层位，但并不表示人可以随意毁坏植被，破坏生态平衡，支配、玩弄、毁灭动物的生命；恰恰相反，人应该担承起使万物和谐生存、并育发展的使命。郑板桥曾发出这样的惊呼：“吾辈竟不能体天地之心以为心，万

^①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0页。

物将何所托命乎？”即使是蛇蝎蜈蚣，豺狼虎豹，“然天即生之，我何得而杀之？若必尽杀之，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驱之使远，避之使之不相害而已”。儒家与西方一味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不同：“万物并育而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儒家永远的追求，而“民胞物与”是儒家处理与万物并存共育的原则，而“保合太和”即保持完美的和谐是儒家的理想。

天地之生，人为贵。这里的贵，不是高贵，而是尊贵。人因有尊严而贵，因能体天地之心为心而贵，因能承担起天地创生的意义而贵。当然人之所贵不完全是从自然遗传中获取的，而主要是从文化遗传获得的。大千世界，林林总总，无数物种，生命形态千差万别，然而，只有人，才具有非自然遗传的生命，这个生命即文化生命、道德生命。这个由文化遗传所获得的生命最基础性的东西就是尊严，也就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无待而外的“良贵”。“良贵”就是“生命的底色”，如何保持良贵就是儒家的人伦日用之道。

生命，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对于对天地表现出高度敬畏意识的儒家学者来说，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对天地敬畏之心的体现，所以孟子一再告诫人们，要顺乎正命，认为一个了解生命意义的人不会站在行将倒塌的危墙之下，曾子认为的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毁伤，儒家对人的生命的热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与21世纪格格不入的观念，在生殖技术十分落后、人口繁衍十分艰难的时代里，表现出儒家对种族延续、对生命繁衍的强烈要求，不惜用道德价值判断来规范种族的延续！当然在儒家看来，自然生命的生存与道德生命、文化生命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故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八佾》）。闻道、体道、悟道、证道是文化生命的成熟，是自我道德生命的完成，而一旦实现了“道”，就可以齐生死，一贵贱，泯贫富，达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的立命境界。在此境界下，道德生命已成，自然生命的久暂已无关紧要。

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的冲突是人间的悲剧，然而此悲剧在错综复杂

的社会矛盾中，不仅难以避免，而且不时上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毫不含乎、毫不犹豫的庄严选择。身是自然生命本身，仁是道德生命、文化生命本身，生是自然生命，义是道德生命、文化生命。当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发生激烈冲突，儒家主张放弃自然生命，成就道德生命、文化生命。文化生命、道德生命是人的良贵。

“良贵”是吾人生命的本质。吾人是生活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自我，自我只能在家庭、学校、族群、团队、国家、天地之间繁衍生息、生存发展，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就个人而言，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成就自己，如何保证自己的良贵不受侵犯而又不侵犯他人的良贵？就整个社会而言，怎样才能保证人间社会是人间世界，而不是充斥森林法则的动物世界？这是一切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就需要人间社会所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些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构成了之所以为人的最低要求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秩序，同时，也是人的理想境界和社会完美状态。

人总得过人的生活。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曾发出呼唤：“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这一呼唤，至今仍然掷地有声，甚至可以响彻千古。人的生活，从慎终追远的意义上看，并不完全是限于生死两端的过程；“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使人的生活贯通着过去，流向未来。精神不死，正是中国人对生命无限意义的渴望与追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妇之道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是君子之道的开始，是因为夫妇的结合犹如天地始立，意味着新生命产生的可能。从根源意义上讲，生命来源于天地；然而从个体的意义上讲，生命来自父母，父母原本是夫妇。新夫妇的结合同时又会产生新生命即子女。对父母言，人是儿女；对子女言，他同时又是父母。当人类的自身生产主要还是依赖家庭而不是依赖工厂、实验室时，儒家对血缘伦理的规定就还有意义。家庭是生命诞生的摇篮，也是人成长的初始环境，是人的第一所学校，人在这里获取自然生命的同时，同时也获取了部分文化生命。家庭教养、家风、门风对一个生命的陶冶与熏染是十分重要的，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夫义妇柔等等，是儒家建立温馨、和睦家庭的基本规范，是人文轨道，也是人的生命成长的安适之所。“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养成什么样的习惯，成就什么样的天性，家庭作用举足轻重。

人是社会性动物，离群索居不是人的常态，也不是人间社会的常态。人在学校、社区、团队、国家、天下中接受教育，完成自己，进而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的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抑或未来人；无论是平民，还是显贵，无论是贫与富，总要面对师友关系、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是人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助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的前提。儒家给予人们的就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原则，如尊师爱生，如君礼臣忠，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絜矩之道”等等。这些是原则，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规则。

儒家的学问是人的学问，是人伦日用之道。“君子不器”。器是专才，不器即不是某种专才，不器即道，道即人伦日用之道。君子不器是说君子不是具有某种专业才能的人的特称，而是指体现了人伦日用之道的人，即有道德修养的人。“君子不器”并否认君子可器，具有某种专才的人可以是君子，而不具备某种专业才能也不妨为君子；君子与小人是道德判断，与专业才干无关。君子不器而可器，器与不器、可器与不可器均与是否为君子无关。君子是人的生命底色，而器是表现于这个底色上的色彩。当然，底色不是原色，原色无所谓色与不色。原色是野人，底色是君子，是人之所以为人；在底色之上的五颜六色，多姿多彩是专业才能与技巧。

儒家是人的学问，不是什么人的学问。什么人就是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就是器。儒家的教导，千言万语，总离不开教人如何做人，并不教人做什么人。人而非什么样的人，即吾人生命的底色。当然，儒家不排斥学科的分类，更不反对专业技术。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分殊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专业意义。四科中只有德行科是道学科，可谓道器合一；而其他科与儒学本身无关。纲只有一，科可以是四，也可以有三百六十，甚至可以无限多；纲是本，科是末，以本统末。诚然，一个

人可以成为儒商，也可以是儒将，也可以是儒农、儒工、儒医、儒兵、儒吏，但儒是本，是底色，商、将、农、工、医、兵、吏是末，是无数个体生命所呈现的特殊颜色。

儒家不排斥专业知识，同样也不排斥人的全面发展与完善。孔门四教文、行、忠、信，六艺之教礼、乐、射、御、书、数；他认为，一个完善的人应当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一个人的心智开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等，这说明儒家并不是寡头的道德主义者。寡头的道德主义者除道德之外，一无所有。儒家所倡导的全面发展和实现是以人如何成就一个人、完善一个人为根据的，是其希贤希圣希天序列的展开。

儒家的规范是生命的底色，而非儒家传统的文化形态其生命无底色吗？答案是肯定的。非儒家世界其生命有原色，有色彩，而且绚丽多姿，然而缺少底色之一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等等，都是在生命原色上所表现出的特殊色彩，是特殊相，非底色相。在传统意义上，儒家是教而非宗教。教是底色，宗教是特殊色；教是共相，而什么宗教是特殊相。儒家无特殊相，她只是将人的应然世界平平如如地烘托出来，只是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人事之常、常理常道。常固然有恒常意，但主要是平常意。平常意是儒家“中庸”乃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真义。儒家如此平常，如同白水，如同空气。白水，放入糖会成糖水，放入不同东西附以外在的条件会成为羹、汤、粥、饮品乃至药剂等等。这些东西各有色彩，各有千秋，各有用场，甚至十分稀奇而珍贵，惟有白水，“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儒家对人伦日用常理、常道的陈述是白水，而其他宗教就是羹、汤、粥、饮品、汤药等等。羹、汤、饮品等含水，然而它们不是水本身，它们由生命的原色直接过渡到生命的特殊色。它们有特殊功效，但不具备普遍意义。如基督教的罪感和佛教悲苦都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一面相、特殊相，对反省人生都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然而，罪感与悲苦是生命的一面，而不是全面，是生命特殊形态，不是生命的常态；是器而非道。

生命的底色即道而非器。道如此之简单，“造端夫妇”，夫妇即道；然而，它又如此高深，“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体现着广大、深邃、普遍、无限、永恒。它是如此平常，“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最普通的人都可以了解它，认识它，体现它，实践它；同时它又是这样的高远，“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中庸》）。圣人对道也不能全知，也不能全面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呈现出儒家生命底色的一体两面。

生命崇高而庄严。对崇高而庄严的生命，儒家的体会最为真切。“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也不测”（《中庸》），展现出生命的独特意义和绝对价值。作为生命的最高展现的人，诚然应以天地之心而为心，担负起天地创生的责任，以生命的原色而成就生命之底色，以生命之底色绘出绚丽之生命，实现天地之广生、大生，成就广生、大生之“太和”。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还原生命的底色 / 1

1. 儒学是什么？ / 1

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 / 1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 / 3

儒学是道德理想主义 / 4

儒学是人间的学问，是生活的智慧学 / 6

2. 儒学存在的合法性根据 / 8

儒学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 8

儒学是具时性与恒常性的统一 / 9

第二章 原始儒学的疏理 / 11

1. 儒家理论的奠基：孔子 / 12

礼乐文化的危机及其反省 / 13

仁的创辟 / 21

仁礼合一的架构 / 25

践仁以合天的哲学思考 / 30

修己以安百姓的内圣外王之道 / 31

2. 意义的确立与理解的误导

——以马融、朱子等解《论语》殷因于夏礼章为例 / 31

意义的确定与误读的发生

——由历史智慧向政治策略的转化 / 32
意义的强化与误导的形成 / 36
代圣贤立言的终结 / 40
3. 传道之儒：颜子及其后学 / 43
颜回与颜氏之儒 / 43
传道之儒：颜子 / 47
颜氏之儒与易 / 51
4. 由仁本论向孝本论的转换：曾子 / 57
曾子及其洙泗学派 / 57
由仁本论向孝本论的转化 / 60
曾子与道统 / 65
5. 仁道的显豁：孟子 / 67
主体性的设立 / 67
主体价值的实现 / 71
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 / 75
6. 礼学的阐扬：荀子 / 77
化性起伪与礼显而仁微 / 77
天人相分与履礼以合天 / 79
孟、荀对立而互补 / 80
7. 《中庸》与《易传》天人性命之学 / 81
《中庸》：天人性命之双向回环 / 81
《易传》之天生人成 / 82
8. 《大学》：合外内之道 / 84
第三章 儒学的发展方式与理论方法 / 88
1. 依仁以成礼，还是设礼以显仁？ / 88
引仁入礼：孔学 / 89
依仁以成礼：思孟学 / 91

以礼显仁：荀学 / 93
依礼限仁：汉学 / 95
礼体仁用，还是仁体礼用：理学与心学 / 97
由礼的绝对到仁的复活：清代儒学 / 100
2. “理一分殊”的方法论意义 / 103
理一分殊与本体方法论 / 104
理一分殊与性命之辨 / 107
理一分殊与经典诠释方法 / 110
理一分殊的方法论限制 / 113

第四章 寻回原典精神 / 117

1. 现代视野下的儒墨互勘 / 117
即内在即超越
——儒家形上学之特色 / 117
即现实即超越
——墨家形上学之特征 / 117
道德的理想主义
——儒家政治理想之基点 / 122
爱的理想主义
——墨家政治理想之根基 / 122
情感的理性主义
——儒家 / 127
经验的理智主义
——墨家 / 127
文质合一的实用主义
——儒家 / 131
先质后文的实效主义
——墨家 / 131

2. 由儒墨对立走向儒墨互补 / 137

中国文化的分合变异 / 137

墨学与中国文化的健全基因 / 138

儒墨互补与中国文化的重建 / 144

返本开新，融合再生 / 147

第五章 当代新儒学的探索 / 149

1. “五四”与当代新儒家 / 149

由新孔教到新文化 / 149

由“五四”到新儒家 / 153

殊途与同归 / 159

2. 泛化与界域

——当代新儒家之定性与定位 / 162

当代新儒家研究种种说 / 162

如何才能称为当代新儒家 / 165

谁人堪称当代新儒家？ / 168

3. 时代的悲情与生命的锻造

——以梁、熊、牟为例看当代新儒家“反”、“孤”、“狂”的三重品格 / 173

何谓反反心态？ / 173

何谓孤往精神？ / 175

何谓狂者胸襟？ / 176

4. 仁·直觉·生活态度

——梁漱溟对孔子哲学的创造性诠释 / 179

制度化儒学的破产与仁学的拯救 / 179

仁是敏锐的直觉 / 182

仁是刚的生活态度 / 185

怎样才能复兴中国文化 / 186

仁的诠释与梁的意义 / 189

5. 鲜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当代文化症结 / 189

科学与人文之二重世界 / 190

良知自我坎陷的三层意义 / 192

良知自我坎陷与当代世界文化 / 199

良知自我坎陷说的意义 / 201

第六章 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 / 204

1. 何谓双向互动 / 204

双向互动即双向审视 / 204

双向互动即双向批判 / 205

双向互动即双向参与 / 206

2. 双向互动的途径 / 206

双向互动的基础 / 207

双向互动的途径 / 210

3. 当代社会的问题与儒家智慧的开显 / 214

全球化的到来与儒家的和而不同 / 216

环境危机与儒家智慧的显豁 / 220

网络世界与儒家的人文化成 / 227

生命伦理的困惑与儒家的疏解 / 231

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 235

附录：

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颜炳罡教授访谈录

山东大学研究学志记者 秦晶 陈海军 / 238

第一章 还原生命的底色

1

儒学是什么？

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

谈到儒学，人们马上联想到它是旧的、封建的、保守的、已死的东西，一句话，儒学是封建意识形态。这种近似本能的反应源自近代以来人们对儒学的角色认定。景海峰先生指出：“儒学的现代形象设计是在进化论、科学主义、唯物论等批判性话语铺天盖地的击打之下完成的。”^①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形象设计或角色的认定，这三种主义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情绪化的批判与宣泄才是儒家现代形象的真正设计者和雕塑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的这种角色设计是无力承担近代以来落后、失败责任的中国人虚骄心的表现。当然，儒学在历史上曾长期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两千年来在中国乃至在东亚一直充当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但它不是封建意识形态；最起码，封建意识形态不是它学理上的本质。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封建社会出现以前，儒学已经存在。有的人将儒学的起源追溯到周公，由周公可以上述到文王、箕子，甚至仍然可以上溯。即使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也在中国大陆正统的史学家所界定的封建社会存在之前就已存在；封建社会还没有出现，儒学就已经产生，难道孔子的学说会是封建意识形态？而封建社会解体以后，儒学仍然有着自己的生命力，或者说今天在中国（包括港台等地）它仍然是还活着的学术流派，可以预言：在后工业时代，儒学还将存在，难道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这些被视为儒家人物的思想也是封建意识形态？从横的向度讲，在经济发

^① 景海峰《儒学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达、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国家如新加坡、美国依然存有儒学，据说美国波士顿儒学还颇有声色，香港还有孔教学院，韩国至今存有成均馆，这些地方都有孔教信徒。如果儒家是封建意识形态，这些人岂不成了封建余孽？儒学是封建意识形态，最起码不能涵盖当代新儒学，也不能涵盖先秦原始儒学。作为充当封建意识形态角色的儒学只是儒学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某种特殊的存在状态，是儒学发展中一个特殊阶段，并不能代表儒学的全部，也揭示不出儒学之所以作为儒学的本质。如果不将儒学从这样的角色认定中摆脱出来，我们就永远见不到真实的儒学，也难以把握儒学的本质。

余敦康先生意识到将儒学简单地理解为封建主义或封建意识形态是对儒学缺乏研究的结果，不能概括儒学的本质。他反对就思想而论思想的研究方法，主张从中国社会特点的角度说明儒学的本质。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打上了宗法烙印，所以可以“简单地把儒学定义为封建宗法主义”。^①余先生对儒学的界定并没有冲破从政治角度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衡量儒学的思维定式。“宗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的重要现象曾是儒学思考问题、建构思想系统的参考系数，曾经是儒学生长的土壤。但正像土地是大豆生长的条件而界定大豆没有必要加入“土地”一词作为定语一样，用宗法、封建等社会或政治术语说明一种学说可能远离学理本身；更何况封建意识形态与封建宗法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后者似乎比前者在当代社会更加不得人心！

对儒学政治向度的评判，主要基于对儒学功能主义的解读。诚然，功能是学理的显用，不过功能不是学理本身。超越政治评判的向度，从学理本身解读儒学，可能是理解儒学的正路。当代大儒牟宗三认为儒学是内圣外王、本末一贯之道。^②他认为“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篇》，但用之说明儒学十分恰当。内圣是内在地成就自己，外王是外在地

^①余敦康《什么是儒学?》，参见杜维明主编《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

^②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页。